『什么苦都能吃，只要能进图书馆』

——大凉山青年大学当保安逆袭考上博士

11月7日，凉山州美姑县觉洛乡已浸在清冽的寒气里。

入夜，37岁的阿力比色和村里的老人围坐在火塘边，拿着笔一字一句地给古彝文文献作注释——他在为整理研究古彝文文献做田野调查。

如果不了解阿力比色的过往，没有人会把这位沉心治学的博士生，与早早辍学的大山少年联系起来。

阿力比色出生于凉山州金阳县的一个彝族村寨，曾经辍学，之后重返校园，21岁再次中断学业外出打工。一直到他用一封手写求职信敲开西南民族大学大门，成为学校保安，命运才开始发生转折。

阿力比色自考了专科、本科，考上硕士，2024年成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如今，他协助翻译整理的《中国彝医药典籍·凉山医药卷》即将面世。

一封手写求职信

“要是我能进入这样的大学读书，那该多好”

2009年，念完高二的阿力比色辍学到成都打工，落脚于西南民族大学附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进学校图书馆看书。”那段时间，只要路过大学，他总会抬头望着校门，在心里默默想：“要是我能进入这样的大学读书，那该多好。”

思来想去，阿力比色作了一个决定，他手写了一封求职信，跑进西南民族大学找到后勤部门办公室，将信一放就走了。

学校后勤处老师杜星武收到了这封信。时至今日，他已记不太清楚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但对信中表达的诉求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能吃苦，什么都愿意干，只希望学校允许他进图书馆。”

杜星武随后联系阿力比色，请他来做校园超市临时工，“他负责一些体力活，搬运货物、整理货架，月薪1000多元。”在杜星武的回忆里，那时的阿力比色皮肤黝黑，个子高壮，但十分斯文。“闲暇时间，别的同事都出去玩，他却总是捧着书埋头在看。”杜星武说。

不到一年，学校将阿力比色调到保卫处，让他成为校园保安。



阿力比色（右）跟着知名古彝文文研究专家摩瑟磁火学习古彝文。 阿力比色供图



2021年，阿力比色硕士毕业。 阿力比色供图

自学蹭课最终考上博士

“我想真正坐进大学课堂”

“学校给我办了校园卡，能进图书馆，还能到教室蹭课。”在大学当保安期间，阿力比色终于触碰到了曾经只敢眺望的梦想。值守、巡逻，工作经常三班倒，但好在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他格外喜欢听文学讲座，只要有讲座，几乎一场不落。“我喜欢看书，喜欢文学，我那时候想，以后能当一名作家就好了。”

也是在这段时间，阿力比色遇到了自己的爱情，父母早逝的他，从未想过自己还能组建幸福的家庭。也正因如此，他开始认真思考未来的工作和人生——他决定参加成人自考。

英语学习是最大的坎。阿力比色向学校外国语学院老师曾路请教，曾路直接给他找了课本，让他到教室旁听，和学生一起上课。“在西南民族大学遇到的每一位老师都非常温暖，把我当作求知的学生看待。”阿力比色说。

2009年至2011年，阿力比色半工半读，通过自考拿到了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文凭。2013年，他回到家乡，在一家银行担任客户经理。工作期间，他继续自考本科。

这份工作体面、稳定，但阿力比色心里有团火始终没有灭——他想真正走进大学，坐在教室里读书。“我虽然两次辍学，但对求知求真的追求没有停止，我想真正坐进大学课堂。”他说。

2015年，阿力比色决定辞职考研。2016年，他自考并获得了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位证和毕业证。那年，他又回到了西南民族大学，再次通过应聘，重新穿上了保安制服。“学校又一次接纳了我。”与几年前一样，他还是值守、巡逻，见缝插针地学习。



11月7日，阿力比色在凉山州美姑县做田野调查。 杨旭斌 摄

不同的是，考研比自考难得多。天色刚破晓，多数人还在休息或赶往食堂吃早饭时，阿力比色就寻一处安静不扰人的角落，摊开英语单词书，借着清晨微光埋头背诵。工作之余，别人休闲消遣时，他便守在教室或图书馆，一本本啃读专业课本。“他心里有目标，拼得特别狠。”学校保卫处老师谭海升回忆说，“我经常看到他宿舍的灯半夜还亮着。”

第一年没考上，阿力比色没有放弃；第二年，他如愿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一次，他终于真正以学生的身份，坐进了大学的课堂。

2021年硕士毕业后，阿力比色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备考博士研究生。2024年，他考取了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彝族文学。

阅读陪他走过艰难的日子

“看到磨难里硬扛着往前走的人，像看见另一个自己”

35岁考上博士之前，阿力比色的人生不断辗转于谋生与求学之间。除了当保安，他还干过很多工作，烧过铁水、挖过煤、扛过钢管，也做过银行经理。

辍学过两次，也曾找到过不错的工作，为何还要坚持上学、读硕士、读博士？阿力比色说：“失去过课堂，走进过社会，生活的苦也尝过一些；一直有一颗好奇心驱动我前进，还有一个梦想一直在燃烧。我想，通往这个梦想最近的路，应该是继续阅读更多的书，站在前人的肩上思考。”在艰难日子里支撑他坚持走下去的，是文学的力量。

小学期间母亲去世，初二那年父亲去世，阿力比色成了孤儿。为了继续读书，寒暑假里，他都会跟着老乡外出打工。

打工赚到的钱，除了上学的基本开销外，阿力比色都会用来买书，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

在煤矿，一起干活的老乡们冲阿力比色笑，他看见一张张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脸。那一刻他想起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煤窑里的场景：“那一刻我确信，生活经历越丰富，越能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共情，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是互联互通的。”

阿力比色喜欢海明威、高尔基、泰戈尔、纪伯伦等作家。他看到，《老人与海》里的渔夫，独自在海上和大鱼对峙数日不肯放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一身病痛仍坚持写作……

“看到磨难里硬扛着往前走的人，像看见了另一个自己。”阿力比色说，日子再难，人总要往前走。

做古彝文的守护者

“我想让沉睡的文字‘活’起来”

对文学的热爱，延续到阿力比色的专业上。

读研期间，一开始，阿力比色满脑子都是文学作品里的世界，他想研究世界文学。但没想到，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罗庆春把他引向了另一条路——钻研古彝文。

导师给阿力比色列出了几点理由：“你自学能力强，专科、本科都是自己啃下来的，学习古彝文应该没有问题；做田野调查很辛苦，但你应该能坚持下来；国家需要能释读古彝文文献的双语人才。”他回忆说，自己当时也没多想，“老师让我干，我就干。”

慢慢地，阿力比色感受到了彝族文学的美，他感叹道，“古彝文文献里的文学世界，能与世界文学相媲美。”他还提到，自己的导师罗庆春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总结了彝族文学艺术蕴含的生命哲学，令他深受启发。

读博期间，阿力比色把科研重心放在古彝文的释读校勘上，四处寻访尚通晓古彝文的长者，如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毕摩音乐”代表性传承人曲比拉伙，知名彝文专家摩瑟磁火、阿吉拉则、吉朗伍野、的惹阿拯等，向他们学习古彝文，逐本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文献。“我想让沉睡的文字‘活’起来，让藏在古籍里的民族记忆能够被读懂、被传承。”阿力比色说。

阿力比色协助翻译整理的《中国彝医药典籍·凉山医药卷》即将面世。“各民族的文化从来不是孤立的，彝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守护这些文化，就是守护中华文明的多元根脉。”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旭斌 马晓玉